



# 永生的刘胡兰

滕明道 楓 嵐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生的偉大  
死的光榮

毛澤東題

718-0  
609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爱护媽媽.....        | 1  |
| 給妹妹做花衣.....      | 2  |
| 媽媽的癢疙瘩解开了.....   | 3  |
| 紡綫綫.....         | 5  |
| 一次小小的糾紛.....     | 7  |
| 担大娘的亲妮子.....     | 8  |
| “把我的飯給他吃!”.....  | 8  |
| “小呂雪梅”.....      | 9  |
| 闖“关”.....        | 11 |
| 帮助叔叔除汉奸.....     | 14 |
| 一心想上呂梁山.....     | 17 |
| 忠实的卫兵.....       | 19 |
| 为了伤员.....        | 20 |
| 第一次考驗.....       | 21 |
| 考了一百分.....       | 25 |
| 第一个任务.....       | 26 |
| 不能瞅着不管.....      | 29 |
| “快回炕上去做吧!”.....  | 31 |
| 她默默地劳动着.....     | 32 |
| 对牆說話.....        | 34 |
| “就跟在家一样”.....    | 35 |
| 这回可要当心啊!.....    | 38 |
| “共产党不要你这类人”..... | 41 |
| 千万不能連累別人.....    | 43 |
| 永远活着.....        | 46 |

## 愛護媽媽

劉胡蘭的童年時代，正是中國人民受苦受難的年月。農民們起早睡晚、風里雨里地辛勤勞動，到頭來還是落個空飯碗，終年過着吃不飽、穿不暖的苦日子。

劉胡蘭的家庭，雖說是個中農，可是土地非常分散，大都是些下雨就澇、天晴就旱的低窪地，從來就沒個好年成；年年缺糧，加上苛捐雜稅，到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就得扎緊肚皮過日子。

每逢吃飯的時候，做家務活的，活路輕微些，不大費力氣，就常常忍着肚子，吃到半飽就放下碗筷，省給下地做重活的人吃。

有一天吃晚飯，胡蘭見媽媽只吃了一個高粱餅子就不吃了，知道媽沒吃飽，就拿了個高粱餅，走到媽跟前說：

“媽，你沒吃飽吧？”說着就把餅子塞到媽手里。媽媽疼愛地望着她說：

“我吃飽啦，留着明天吃吧！”

胡蘭見媽媽不吃，噙着嘴、跺着腳說：

“媽，你快吃了吧！一樣的人呀，頓頓吃不飽，可怎麼支撐得

住!”

媽媽只得把餅子吃了，胡蘭这才高兴地笑了。

(滕明道)

## 給妹妹做花衣

麦收的一天，媽媽半正經半逗玩地对胡蘭說：

“胡蘭子，你領着爱蘭子(胡蘭的妹妹)去拾麦穗吧，看誰拾的多；將來卖了錢自己拿來做新衣。”

从第二天起，每天天一亮，胡蘭就背着筐筐，領着妹妹去拾麦穗。可一到晌午，胡蘭見日头很毒，怕把妹妹晒病了，就对妹妹說：

“爱蘭子，你先回去吧，日头怪毒的。”

爱蘭子听說要自己回去，怕到时候拾的麦穗少，穿不上新衣，孩子气地說：

“不，我不回去。”

胡蘭知道妹妹的心思，就說：

“你回去吧，奶奶在家等着呢！到时候把我拾的麦穗給你，好嗎？”

爱蘭子听了，不再說什么，提着筐筐回家了。

这天，媽媽把她倆拾的麦穗去了穗，預备拿去換布。一看，爱蘭子拾的还不到一斗呢，別說做褂子，就連做条褲子也不够啊！

胡蘭在旁邊見了，忙說：

“媽，先把我拾的給愛蘭子做吧，你頭年做的那件灰國布罩衫，我穿了也合身，咱娘倆就合穿吧！”

媽媽听了，又是高興又是難過：高興的是，胡蘭這孩子真懂事，這麼小年紀就知道疼愛妹妹；難過的是，都怪自家光景不強，要不一人給做一件該多好！於是說：

“好吧，先把你拾的給愛蘭子做了吧，秋後媽再給你縫。”就這樣，胡蘭把自己拾下的麥穗換了錢，給妹妹做了件花褂子。

（滕明道）

## 媽媽的疑疙瘩解開了

胡蘭八歲的時候，雲周西村還是日偽和地主老財的天下。窮人家吃糠咽菜地掙扎着，哪還有錢讓孩子上學呢！再說，教學的先生也是把學生分成幾等：對地主老財的孩子，不但用心教，連個重話也不說；而對窮人家的孩子就根本不教。

八歲的胡蘭，哪里知道讀書還分貧富呢！她看見人家孩子都上學，也要去。媽媽同意了。

胡蘭每天到學校去，老師可就是不教她識字，只讓她打水、掃地、燒茶、打掃房子……盡干雜活。她把書本拿到老師跟前，老師總是說忙，不教。

九歲時，胡蘭再也不上學去了。她對媽媽說：“媽，我受不了

那个窩囊气。你教我吧！一天教我三个字，一年就識好多好多哩。我不信不进他們那个学校，就識不下字！”

媽媽每天教她三个字，她总是很快地就学会了，不用媽媽催問，自动讀給媽媽听，写給媽媽看。买不起毛笔，媽媽用爛紙給她釘了小本本，她用鉛笔在上面学写。后来連爛紙也沒有了，她就找了一块盖面缸的石板，用粉笔在上面写。她时时刻刻念誦着，連走路时也念誦着，甚至睡觉了，鑽到被子里还背誦着字，用手在自己的胸膛上画着、写着。媽媽說她也不听。

起先是学常用的字，如“碗”、“筷”、“門”……什么的。后来又学“草”、“粮”、“送”……

有一天，媽媽忽然发觉胡蘭把字片扔得到处都是。媽媽很生气，便問她：“你不是說你要好好学字嗎？怎么不好好学呢？”胡蘭

不答話。媽媽說，

“你既不願意学，

我就不教了。”

这下胡蘭可

急了，赶紧

說：“媽，不是

我不願意学，

你教的这些



字，什么粮呀、麦呀、布呀的，用处不大。”媽媽不懂她的意思。又問：“你要学什么字？”她很快地說：“我要学‘抗日政府’、‘八路軍’、‘共产党’，你給我写这些字，看我認不認！”

媽媽奇怪：“这小娃子，怎么忽然知道‘八路軍’……这些字眼呢？”

原来胡蘭說的不仅是“字眼”，在她小小的心灵里，“八路軍”既神秘又具体。

媽媽跑出去，从乡亲那里打听，听人說胡蘭常在金仙、玉蘭家里耍。这样，媽媽明白了：玉蘭的哥哥陈德照是八路軍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他和別的一些八路軍工作同志，常在家里或金仙家开会，也給孩子們講一些八路軍英雄的故事。有一次陈德照拉着站在他旁边的胡蘭的手問：“八路軍打日本鬼子，救咱中国，你長大願当八路軍嗎？”她瞪圓了一对大眼睛，回答得很坚决：“願意呵！”就这样，她以后学字时也总想学“八路軍”、“抗日政府”等等的字了。

（楓 嵐）

## 紡 綫 綫

胡蘭退学以后，除了跟媽媽学認字以外，又对紡車发生了兴趣。

年老的奶奶，爱玩紙牌，有时就出去找“牌友”去了。胡蘭特

別喜欢奶奶出去。原来，她想摸摸奶奶的紡車。奶奶在家时总是說她年紀小，怕弄坏紡錠子，或糟蹋棉花什么的。奶奶一出去，沒人干涉了，她就偷偷地学着紡棉花。有一次，被奶奶发觉了：“咦！这是誰干的，紡的这綫象条浪繩？”媽媽虽然沒开口，心里早明白：这准是胡蘭闖的禍。胡蘭天真



地对奶奶說：“这綫是我紡的，我不会，奶奶教我！”以后，奶奶、媽媽都教她紡，这一下，胡蘭可高兴极啦。

后来，胡蘭成了紡棉花的好手。十岁上就紡得一手的好綫，十二岁以后，每天就能紡四兩綫。云周西村的人們，誰不夸胡蘭紡的綫又細、又光、又匀称。这里至今还流行着这样的一个儿歌：

胡蘭子，  
紡棉花，  
一天四兩人人夸；  
胡蘭子紡綫盖全村，  
紡綫支援咱八路軍。

(楓 嵐)

## 一次小小的糾紛

芳英、芳娥是胡蘭舅舅的女兒。她們常常住在胡蘭的家里。

胡蘭、愛蘭、芳英和芳娥是年齡相差不大的四個姑表姊妹。她們四姊妹相處得很好，可就是愛蘭有時候對這兩位小客人不愛護，為了一點小事，也爭執起來。

有一次，媽媽補襪子剩下一些碎花布，芳英、芳娥就悄悄地裝在衣袋里，打算拿出去玩；可巧被愛蘭看見了，就要去質問，胡蘭說：“別問了，她們是客人，應該讓她們。”但是愛蘭偏不讓，三個人就吵了起來。芳英、芳娥委屈地哭了。愛蘭也因為布沒要來，憋了一肚子氣。她們都撅起嘴來，互不答理。

第二天，胡蘭子把自己平時積蓄的小花布，暗地里給了芳英、芳娥她們一些，讓她們把昨天藏起來的碎花布拿去給愛蘭，並且勸告她們三個人：“以後可別再吵嘴打架的，傷了和氣。”

（楓 嵐）



## 担大娘的亲妮子

在云周西村的一个僻靜的角落里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。長一輩的叫她刘担嫂，幼一輩的都叫她担大娘。

担大娘經受了旧社会各种天灾人禍的折磨，到老来，虽然体弱多病，但还是象年輕时一样，靠她那一双手劳动着来养活自己的。

胡蘭常常去她家，帮她做活、做飯，替她捉虱。

云周西村的人們，誰不知道胡蘭是最爱干淨的姑娘。媽媽更知道女儿爱清洁。有一天晚上，胡蘭又去給担大娘捉虱，回来得很晚，媽媽对她說：“胡蘭子，帮担大娘作事媽不嫌，可你老給她捉虱，多髒，你不嫌？”她对媽媽說：“老人家凄凄惶惶的，眼看不着，我不帮她捉誰捉？”媽媽把她拉到怀里，撫摸着她的头，用慈祥的眼望了她半天。

就因为这样，担大娘逢人便說：“胡蘭子比我的亲妮子还亲哩！”

（楓 嵐）

“把我的飯給他吃！”

在旧社会里，无衣无食的穷人太多了，紅甲則就是其中的一

个。他没有一分土地，没有一间房屋。打从胡蘭能够记忆时起，这位五十多岁的老爷爷，总是整天拖着他那微弯的双腿，眨着紅爛的、半瞎的兩眼，担着一副已经使了几十年的水桶，东家出，西家入地卖水过活。这一切，对胡蘭的印象多深啊！

胡蘭十一岁那年，紅甲則的眼睛更紅更爛了。他失去了劳动力，再也不能担水了。他流落成为乞丐，經常睡在地主場里的草堆上。

秋天的淋雨，冬天的寒风，吹打着这个被罪惡的旧社会遺忘了的穷老汉；然而，胡蘭沒有忘記他。她常背着奶奶把玉菱子餅送給紅甲則吃。一天，紅甲則拖着餓軟了的腿，从刘家門口走过。这正是吃晌午飯的时候。胡蘭剛盛了第一碗飯，她看見了紅甲則，就悄悄地溜出大門，把飯給紅甲則吃了。伯母知道了，吓唬胡蘭說：“咱家也穷得和啥一样，你还把飯給紅甲則吃，那你自己就别吃了。”胡蘭說：“他劳累了一輩子，如今不能担水了，多恓惶！我情願餓一頓，也要給他吃。”这一頓飯真的不够吃了。后来伯母、媽媽、胡蘭都少吃了一些。但伯母和媽媽的心里是很高兴的。

（楓 嵐）

### “小呂雪梅”

县妇救会干部呂雪梅，跟村里的小姑娘們亲热得好比亲姐

妹。村里的小姑娘，一提起呂雪梅，就會很自然地想起她動員婦女們紡棉花、做軍鞋的情形，心里也很想像呂雪梅那樣，當個“小幹部”。

有一天，胡蘭、玉蘭、金仙、瑞仙、桂香子、石金兒和郝猴禿一起，在玉蘭家玩“做軍鞋”的遊戲。大家推胡蘭當呂雪梅，玉蘭當村幹部，金仙和瑞仙當農村婦女，剩下的男孩們就當日本鬼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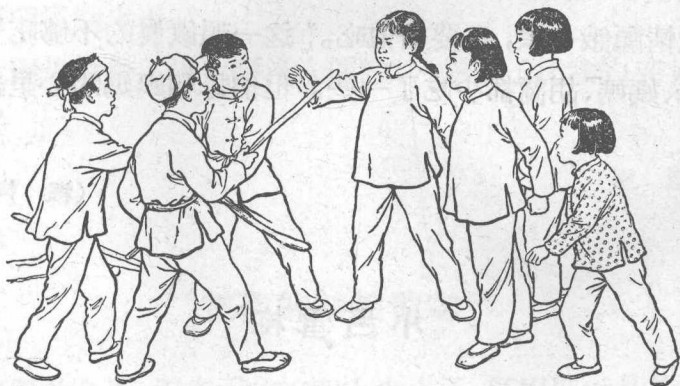
遊戲開始了。胡蘭學着呂雪梅的樣兒，往炕頭上一站，說：

“老鄉們，八路軍兄弟們在前方打了勝仗；為了支援他們，縣里發動咱村婦女，給八路軍做軍鞋，大家說行么？”

“行吶！”裝農村婦女的金仙和瑞仙答道。

“農村婦女”們用紙片片做起軍鞋來了，剛做好，門外的男孩們就“噉里呱拉”地嚷着走過來。

“不好了！‘日本鬼子’來了，趕快把鞋藏起來。快！快！”裝村



干部的玉蘭慌忙对“农村妇女”們說。于是“农村妇女”們慌手慌脚地把鞋往炕席底下一塞，就裝着沒事儿样的站在那里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門被“日本鬼子”一脚踢开了。“日本鬼子”手里拿着三四尺長的棍子，凶煞神似的眉毛一縮一縮的。

“軍鞋，軍鞋，藏在哪里？快快的，快快的拿来。不拿这个这个的。”“日本鬼子”一边說，一边揮起棍子，晃了几下，比着打人的样子。“农村妇女”們瞪着眼說：

“沒有鞋，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”

“日本鬼子”没办法，只好走了。等“日本鬼子”一走，“农村妇女”們就从炕席底下把鞋拿了出来，交給胡蘭。胡蘭拿着鞋，又学着呂雪梅的腔調說：

“老乡們，咱村完成了任务，明儿把鞋送給八路軍，讓他們穿了好多打胜仗……”

胡蘭話還沒說完，大家就“嘿嘿嘿嘿”的笑了起来，玉蘭子耐住笑說：

“瞧！胡蘭子学——学得还怪象呢！”

（滕明道）

## 闖 “关”

在抗日时期，呂梁山連云周西村在內，都屬晋綏边区。它是八路軍的抗日根据地。呂梁軍区第八分区敌工科的干部刘芳，

經常住在云周西村，化裝成小商販，到附近的各个村子与日本鬼子、汉奸进行斗争。

刘芳在云周西村是住在金仙家里的。为了更好地隐蔽，不被敌人发觉，刘芳就成了金仙的舅舅。胡蘭和玉蘭她們，都管刘芳叫叔叔。

1944年的夏天，天气非常热。正在这时候，刘芳有一个紧急任务，要趁信賢村唱野台子戏的机会，去完成它。

信賢村是日本鬼子的据点，到那里去工作，就象进入虎穴一样的危险。然而，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，冒险也得去。这就要求刘芳这个没有“良民証”的人，得想出更妥善的办法来进行。

在这紧急的时刻，刘芳想起了胡蘭和玉蘭。

刘芳找到了胡蘭和玉蘭，就把自己要去信賢村的事，低声地告訴了她們。最后，他和她們商量着說：

“今天要叫我舅舅，好嗎？”

“行，行。好，好！”兩個小姑娘滿口答應着。

“我們可願意叫你舅舅啦。”胡蘭興奮地說。接着，她好象不太明白地又問：“为什么光今天叫你舅舅呢？往后就叫你舅舅，行嗎？”

“那怎么不行呢。可今天一定要記住叫舅舅！”刘芳又對她們說：“我沒有‘良民証’，日本鬼子擋住咱們時，你倆就哭、就鬧，叫舅舅，我就裝着把你們往回送，咱們不就出來了嗎！”

臨去信賢村的時候，刘芳又問胡蘭和玉蘭：

“你們怕不怕？”

“怕什么？舅舅敢去我們也敢去。”

悶熱悶熱的天氣，偶然有一絲風，吹到身上也是熱烘烘的。雖然是下半晌了，太陽的光芒可還象火針一樣。這時，在黃土大道上，不緊不慢地走着一個大人和兩個小姑娘，他們和別村來看戲的人混在一起，走進了信賢村。

劉芳帶領胡蘭和玉蘭，干完了工作，沒等戲演完就往回走。這時，出村的人很少。日本鬼子把劉芳擋住，伸出手來要檢查。多危險啊，劉芳只穿着一身單衣，後腰的褲帶上別着一支手槍。就在這緊急的關頭，胡蘭一下子撲到劉芳的身後，抱住劉芳的腰，哭喊着：

“舅舅！舅舅！咱不看戲啦，咱回呀！”接着她就“嗚嗚……”地哭了起來。

“舅舅，快回呀，肚子餓……”玉蘭也抱着劉芳的腿哭叫起來。

鬼子的衛兵正要動手搜查劉芳，看見這情形，就用手去拉玉蘭；玉蘭死也不放，哭得更厲害了。胡



蘭的胸膛緊緊地貼在劉芳腰間的手槍上，繼續地哭着鬧着。弄得鬼子伸着個龜脖子，把槍把一揮，劉芳才和胡蘭、玉蘭闖過了這一“關”。

他們平安地回到雲周西村。劉芳把這件事告訴給同志們以後，住在雲周西村的八路軍叔叔都稱贊胡蘭和玉蘭：“好‘小鬼’，真出色。”從此以後，八路軍叔叔就更愛胡蘭和玉蘭她們了。

（楓 嵐）

### 幫助叔叔除漢奸

離雲周西村四、五里路的一個村子里，有個漢奸叫劉世發，他是鬼子的便衣特務，到處暗探八路軍地下工作人員的行動。雲周西村是八路軍地下工作同志在文水縣活動的一個據點。漢奸劉世發，就死盯着這個村子，三天兩頭來。他到雲周西村，隨便打人罵人，老百姓真是恨透了，時常三五成群暗地里議論。聰明的胡蘭，從長輩那里知道了劉世發是個大壞蛋。她默默地記在心里。

一個夜晚，村幹部們點着清油燈，在陳德照家里開會。

胡蘭和玉蘭她們，象往常一樣，在門口一面做活，一面放哨。

胡蘭覺得很口渴，就進屋去倒水喝。這時劉芳正在發言：

“……聽說劉世發這家伙最近到處追尋德照同志，我們得設法收拾他。”